

贵州人民出版社



白天鹅

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第七期中篇小说选

I247.5
1118
3

白天鹅

袁 敏 袁和平

李宽定 韩志君 曾德厚

BK02/11

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第七期中篇小说选

贵州人民出版社



B 106162

责任编辑 夏 凡
封面设计 石俊生

白 天 鹅

袁 敏 袁和平等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贵阳市延安中路5号)

四川省南充报社印刷厂排版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7.25印张 427千字 插页2

1984年2月第1版 1984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4,000

书号 10115·503 定价 1.80 元

出版说明

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多年来培养了若干著名的作家，为当代中国文坛做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文讲所开展的活动，实际上是我国当代文学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1982——1983年度的第七期学员，系中国作协各分会的专业作者及分会机关刊物的编辑。他们有相当的生活基础和文字功底，又有较强的布局谋篇的能力。

本册所选编的五部中篇小说，分别取材于东北、华北、华南、西南几个地区，作品以农村、乡镇、科研机关、文艺团体等为环境，通过描写主人公们的生活、工作和爱情，表现了人们热爱祖国、热爱事业、追求美好生活、追求进步的美好情操。

春天，正是新苗破土的时候（代序）

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

贵州人民出版社决定编辑、出版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第七期学员中篇小说选，这是一项着眼于培养和扶植文学新人的义举，因而是一项非常值得高兴的事。

我们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是专门以培养和扶植文学新人为己任的。她的前身是中央文学研究所，诞生于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年——一九五〇年，是新中国第一所培养作家的学府。当时，党和政府需要兴办的事业很多，周总理仍很关心文学研究所的建立。他曾指示中宣部督办此事。一九五〇年上半年，全国文联和文化部受党的委托，开始酝酿和筹备文学研究所的建立。政务院批准了中央文学研究所筹委名单。其中，丁玲为主任委员，张天翼为副主任委员，沙可夫、李伯钊、何其芳、黄药眠、田间、康濯、陈企霞等十二位作家和文艺界著名人士为委员。当时确定文学研究所的性质是：不仅是教学机关，同时又是艺术创作与研究活动的中心。

一九五〇年秋天，中央文学研究所招收了第一期第一班学员，共53人。一九五一年一月八日该班补行了开学典礼，所主任丁玲致了开幕词，政务院文委主任郭沫若、文化部长沈雁冰、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等到会祝贺并向学员们提出了殷切的希望。

第一期第一班学员，百分之六十以上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其中，有从事文学创作时间较长、有一定成就的作家，如

马烽、王血波、李纳、李方立、徐光耀、胡正等；有开始发表作品不久的陈登科、李若冰、杨润身、胡昭等。尽管他们的条件参差不齐，但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经历过战争的考验，都迫切地要求学习提高。所部根据学员的情况和特点，采用了自学为主、讲授为辅、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方法。担任讲课的教师，都是我国文学界知名人物：郭沫若主讲“史前期文化”；郑振铎主讲“中国文学史”；茅盾主讲“新文学史”；周扬作文艺创作问题的专题报告；老舍、艾青、刘白羽、周立波、柳青、赵树理等讲创作经验；丁玲、张天翼、周立波、田间、康濯等给学员进行创作辅导。

这一班学员在学习过程中，正值我国开展三大运动（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学员们纷纷投入到火热的斗争中去，有的到朝鲜前线，有的到农村，有的到工厂。他们回所后，不少人写出了较好的作品，如陈登科的中篇小说《活人塘》、长篇小说《淮河边上的儿女》；马烽的小说和电影剧本《结婚》；张学新等的话剧剧本和电影剧本《六号门》；徐刚反映志愿军生活的《女护士陈敏》；赵坚的短篇小说《检举》；段吉绵的儿童文学作品《新衣裳》等。据不完全统计，学员们两年中创作并发表了小说、散文、戏剧等约一百五十万字，诗一万四千行。工人出版社还为他们编辑出版了一套《收获文艺丛书》。

一九五二年秋，招收了第一期第二班研究生24名，他们大多数是北京大学、上海复旦大学等六所高等学校的应届毕业生。他们来所经过一年的学习，毕业后大部分走上了编辑工作岗位，多年来，为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作出了贡献。

翌年秋，中央文学研究所招收了第二期学员43人。这一期学员绝大多数是已发表过作品的文学新人。为了使他们在创作上能有长足的进步，我们在原有的课程之外，增设了“文学概论”、“语法修辞”、“中共党史”、“世界近代史”、“联共（布）

党史”，并实行了创作辅导制，组织学员和老作家建立固定的联系，如丁玲辅导玛拉沁夫、谷峪、李涌；张天翼辅导邓友梅；康濯辅导张志民和安柯钦夫；严文井辅导刘真；田间辅导和谷岩、胡尔查和苗得雨；宋之的辅导白刃等。这一期学员在学习期间，共发表了评论文章18篇，小说52篇，散文13篇，戏剧和电影剧本16部，共一百八十四万字，另有诗四千五百余行。其中，有不少比较有影响的作品，如电影文学剧本《董存瑞》、中篇小说《我和小荣》、短篇小说《春大姐》、《枫》、《一件提案》等。

一九五四年二月，中央文学研究所改称为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受文化部和作家协会双重领导。一九五五年底中国作家协会责成文学讲习所的工作人员负责筹备和组织于一九五六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青年文学作者代表大会，会后留下60余名代表，作为第三期创作班的学员。他们中有吉学霏、曲延坤、阿风、李学鳌、朋斯克、敖得斯尔、胡万春、流沙河、谢璞、任大霖和郭良信等。这些文学新人，后来有不少成为驰骋文坛的闯将。

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为了在文艺领域更好地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我们又举办了第四期文艺编辑班。这一期的学员至今大多数仍在全国各地的编辑工作岗位上，许多人已成为文学期刊或出版社的负责人。他们为繁荣和发展我国的文学艺术事业，发现、培养文学新人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一九五八年，文学讲习所因故停办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如春风化雨，滋润着中国的每一个角落。经中国作家协会要求，党中央宣传部于一九八〇年一月八日批准，停办二十余年的文学讲习所也恢复了。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处反复研究，把文学讲习所的教学方针确定为：

“目的是培养文学新生力量，壮大文学队伍，繁荣文学创作。为此，必须按照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拨乱反正，彻底肃清‘四人

帮’流毒，深批极‘左’思潮，解放思想，开阔眼界，以便真正继承和发扬我国革命文学的传统，使每个学员通过学习，在思想上、文学修养上、表现技巧上均有所提高，以便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生活的需要，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服务。”按照这个方针，我们于一九八〇年三月举办了恢复后的第一期（即总第五期）小说创作班。

第五期学员入学后，采取边学习，边写作的办法，通过听辅导报告、课堂讨论、老作家个别指导等方式，都有所提高，创作的数量相当可观。蒋子龙的《开拓者》（获81年中篇小说奖），古华的《爬满青藤的木屋》（获81年短篇小说奖），都是在所学习期间创作的。叶辛在学习期间创作精力旺盛，在创作数量上占首位。据统计学员在半年中创作了中、短篇小说150多篇，五百余万字。

为了适应我国少数民族文学蓬勃发展的需要，文讲所在一九八一年举办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班，这是解放以来的第一次，排下来是第六期了。该期学员共41名，是十九个少数民族中崭露头角的文学新秀。他们在学习期间写出中、短篇小说、散文、诗歌等作品340余篇，约三百三十万字。他们的作品，从多方面反映了少数民族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

现在，贵州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中篇小说选，是第七期（编辑评论班）学员的作品。学员们于一九八二年春入学，目前仍在所学习。在此期间，他们比较系统地学习了有关课程，并且密切结合我国当前文艺界的情况，举办过关于“中国诗歌发展探索”的讨论会，还就小说创作中如何正确描写爱情等问题进行了有益的讨论和探索。到目前为止，在各级报刊上发表评论文章、中短篇小说、报告文学和诗歌372篇（部），计约一百七十八万字。

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从创办到现在，共培训了397名学

员。他们由刚刚步入文坛的新人，逐渐成长为作家、评论家、文学组织工作者、文学编辑工作者、文学教育和研究工作者。

我们所以做出一定的成绩，除了党、政府和文联、作协的领导这一重要的保证以外，还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有社会上各个方面和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没有这一条，要取得这些成绩是不可能的。

现在，一个文学艺术百花盛开的春天，莅临了我们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春天，正是新苗破土而出的时候。那一批又一批的文学新人，正带着各自的特点和风格，呼啸着闯入文坛，显示出自己的活力和风采。但是，刚刚破土而出的新苗，总要有辛勤的园丁来培养和扶植。这个园丁，不是一个人、两个人，也不是一个单位、两个单位，而是整个社会，是社会上各个方面的力量。贵州人民出版社现在所做的，就是这种园丁的工作。

在这个充满了生气和希望的春天里，我们期待着更多的新苗破土而出，也期待着更多的人来做园丁的工作……

一九八三年四月·北京

目 录

邻 家 嫂 子.....	韩志君 (1)
森林, 人在深邃幽远中.....	袁和平 (85)
小 家 碧 玉.....	李宽定 (189)
有意无意之间.....	曾德厚 木 杉 (312)
白 天 鹅.....	袁 敏 (409)

邻家嫂子

韩志君

—

那盏莲花灯依然挂在小院儿里的灯杆儿上。寒风卷着飞舞的雪花片儿扑打着，使它在风雪的游戏里不住晃悠。虽然如此，它还是那样明亮，那样执著地闪耀着桔红色的光辉……

莲花灯亮着，它的主人却独个儿走了。

是的，邻家嫂子死了。

她平时走路脚步就很轻。这回，当她离开人世间朝另外一个世界走去的时候，依然还是那样的悄无声息。她死了，就象一丝微风从平静的湖面上滑过，没有掀起什么波澜，只是在左邻右舍和乡亲们的心中荡出了几圈小小的涟漪……

这是公元一九七六年的春节。

年三十的晚上，天阴冷阴冷的，傍近午夜的时候，又纷纷扬扬地下起了雪。雪很大，不一会儿工夫，就把靠山屯捂个严严实实。那条从村外象长蛇一样蜿蜒而来的曲曲弯弯的土路，土路旁边一幢幢低矮的用黑碱土抹顶的小屋，屋前屋后的篱笆、土墙和树，转眼间都变成白色的了，仿佛有一只神奇的手骤然间为它们披上了银色的甲冑。

这个小屯子其实并不靠山，只是在村后有一道起起伏伏的沙坨子，上头长了不少山杏儿、沙枣、杨树、柳树和榆树。在近前看，这些树东一棵、西一簇，稀稀拉拉的，可是从远处望过来就成了黑森森、莽苍苍的一片，颇象座颠连起伏的小山。这个小屯子恰似掩映在山脚的树丛当中。所以，不知道在什么年代，也不知道是谁，给它起了个既不很雅、也不算俗的名字——靠山屯。

靠山屯虽然不靠山，但这个“屯”字却是名副其实的。它地处穷乡僻壤，交通闭塞，离县城四百多里，离公社三十六里，到大队供销社买点儿油盐酱醋或者往邮筒里投封信，也得走上十二里的羊肠小道。在平常的日子里，这个偏僻的小村子一过晚上七点钟，就象死一般地沉寂了，因为这里的庄稼人习惯于起早，不愿意贪黑。早上，鸡还没叫，吊在村中间那棵歪脖子树上的犁铧就咣咣地响起来，把睡得正香的人们从热被窝儿和那些低矮的小屋里喊出来，去做各种各样的活路。晚上收了工，吃罢饭，这些扑腾了一天的庄稼人，就急着吹灯睡觉了。他们一是要在热炕头上舒展舒展筋骨，享受享受天伦之乐；二是也实在舍不得点灯熬油——在他们看来，这是一笔数字相当可观的节约哩！无冬立夏，都是如此，唯有过了腊月二十三情况才不同。

腊月二十三是小年，过了这一天，就开始准备过大年了。人们把这一年当中从嘴里一口一口地节省下来的那点儿东西，统统捣腾出来，推碾子、拉磨、淘米、发面、蒸年糕，又忙碌又高兴，仿佛不仅要吃掉积攒了一年的好东西，还要笑出积攒了一年的笑。女人们除了干这些活儿，还要抽空剪剪头发、绞绞脸、缝缝补补、洗洗涮涮，几乎每天都要忙到深夜。庄户人家的活儿多，没活儿也能找出活儿来做，要一直忙到腊月三十才肯罢休。

到了腊月三十的晚上，就算正式过年了。这一宿，照例要守岁。无论大人，还是孩子，谁都不睡觉，而且家家户户还要在屋

里屋外点起蜡烛、吊起灯笼，弄得亮亮堂堂的。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仍然笃信世代相袭下来的一条古老的遗训：年三十的晚上要是睡觉，整个一年都会霉气；谁家的屋里屋外不亮堂，财神爷就不愿意到他的家里来。

这一天，虽然天阴沉沉、灰蒙蒙的，平时那些缀在天幕上的亮晶晶的星星，都被冻得躲到象破棉絮一样的铅灰色的云层中去了，但是这个小村子里却一片通明，比平素那晴天朗月的夜晚亮得多。家家户户的灯笼杆上，都吊起五颜六色的纸灯笼，有的人家还在院子里点起了火堆，摆出了香案，不时地燃放爆竹。那熊熊的火光，袅袅的香烟和噼噼啪啪的鞭炮声，把靠山屯那种沉闷的空气冲得无影无踪了。

靠山屯总共二十二户人家，这一年的灯笼就数秀姑家和邻院莲生嫂家的最好。这两家的灯笼，都是莲生嫂子糊的。她四十五岁，是个寡妇，带着十五岁的女儿——柳儿过日子。从腊月二十三过小年那天开始，秀姑每天都要过来嘱咐几遍莲生嫂，让她一定为自己家糊一盏好看点儿的灯笼。莲生嫂心灵手巧，性情随和，容易说话，而且跟秀姑家关系又好，所以让糊就给糊了。她给秀姑家糊了一盏走马灯，用红绿纸剪出了唐僧、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和尚，又用浅黄纸剪了一匹白龙马，贴在里头的灯芯上。蜡烛一点，灯芯就转，从外面看妙趣横生，就好象这师徒四人正走在去西天的路上，后头有连绵的群山和说不尽的艰辛，前面有丛生的榛莽和望不断的道路……。莲生嫂象往年一样，仍然给自己家糊了一盏莲花灯，不过这一年的式样更新鲜，也更好看了。那几片硕大的暗绿色的荷叶，托着一朵粉红色的莲花，乍眼看去，栩栩如生，真象一支刚出水的芙蓉。这两家的灯笼，吸引来不少孩子。他们闹闹嚷嚷地，一会儿跑到东院去看走马灯，一会儿又钻到西院来看莲花灯，喜得秀姑站在院子里直劲儿喊：“喂，看是看，可不兴白看啊！一会儿我卖票，看一眼五分钱……”

在离秀姑家院门不远的地方，在这群闹闹嚷嚷的孩子们的背后，站着一位老人。此刻，他也正仰起脸，眯缝着眼睛，饶有兴致地瞧着这两家小院里的灯笼。这位老人，是靠山屯的支部书记长顺伯。长顺伯五十七岁了，是个黑瘦黑瘦的小老头。在他那张饱经风霜的多皱的老脸上，眉毛特别浓重，两只眼睛深深地凹下去，使颧骨显得更加突出了。他的鼻梁不高，嘴挺大，但说起话来柔声细语，待人接物很和气。他站在那里仰脸看了一会儿，又慢吞吞地朝别人家的门口踱去了。

这会儿，长顺伯的心中颇为坦然了，他甚至多少有点儿陶醉在过年的气氛中。但是，他的这副坦然劲儿和这股子兴头儿，却是叫他的老伴儿给骂出来的！

在天刚擦黑的时候，长顺伯也曾象现在这样沿着村街溜了圈儿。那时候，他的心绪可同这会儿大不一样。他一边讪笑着同乡亲们打着招呼，说些吉利话，一边用他那双虽然不大却很精神的眼睛，在每家各户的院子里扫来扫去。他表面上完全是一副心不在焉、若无其事的样子，可是心却收得愈来愈紧，好象压上了一块沉甸甸的大石头。当他巡视了一圈儿，重新跨进自己那个小院儿的时候，脸上的笑容全部收敛起来，眉头拧成了一个大疙瘩。

长顺伯的老伴儿正在锅台上剁馅子，见长顺伯回来了，一边剁一边问：“去看过了？”

长顺伯一愣神，期期艾艾地答不出话来。这时候他才想起，刚才是老伴儿差遣他到莲生嫂家，看看过年还缺啥少啥。他在村街上走了一圈儿，竟然把这件事情忘得死死的。

老伴儿见他这个样子，心里明白了八九分。她把菜刀往案板上一扔，把围裙从腰里解下来，拧身就往外走。

支书的老伴儿是个爽快人，说话办事喜欢胡同撵猪——直入直出。她比长顺伯的个头儿高，身板儿壮，也比长顺伯胆子大，

主意多。别看她性子火爆，说起话来粗声大嗓的，但是心很细，并且待人处事有一副悲天悯人的菩萨心肠，在靠山屯颇得人们的敬重，其威信不在长顺伯之下。她就凭着这样一副热心肠和敢说敢做的脾气，不单在家里说了算，屯子里的事也当着一半家。屯子里，长辈人叫她长顺媳妇，同辈人称她嫂子，晚辈人则喊她大娘。但是，这只不过是人们对她当面的称呼而已，背后里她的代号是“支书老伴儿”，还有些调皮的男人送给一个诨名——“半边天”。在这个小屯子里，她是名副其实的、也是唯一的可以称得上“半边天”的人物。

“半边天”年轻的时候也守过寡，直到土改前不久才同长顺伯搭配在一起。正因为她亲自品尝过当寡妇的滋味，所以对莲生嫂子的境遇特别同情。这几年，靠山屯的收成每况愈下，乡亲们的日子过得很艰难，莲生嫂家就更是可想而知了。为了多节省几个钱供柳儿念书，去年过春节她一狠心没买肉，年三十晚上就对付着吃了顿白菜馅饺子。这事她一直瞒着大伙儿，后来是柳儿在东院秀姑家不慎说漏了嘴，才传了出来。“半边天”听说了这件事，同长顺伯大闹了一顿，还暗自抹了半天眼泪。因为按照庄稼人的习惯，不管平时怎样缺吃少穿，过年这几天也总得多吃几口油水儿。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起五更，熬半夜，大人、孩子都盼着这个年。过年连顿肉馅饺子都吃不上，她听了觉得心里头太酸楚了。所以，今年腊月二十八那天，她亲自给莲生嫂送过去三斤肉，刚才又一再催促长顺伯过去看看，让他叮嘱莲生嫂，说什么也要给柳儿包顿“一个肉蛋儿”的饺子，叫孩子解解馋。她见长顺伯把这件事给忘了，气就不打一处来。若在平时，她早就嚷嚷起来了，可这一天不能嚷，因为过年生气，整年都会不顺，甚至可能倒大霉。对于这些说法，“半边天”基本上是介于信与不信之间。她的原则是，作为一个干部的家属，既不能明目张胆地搞那些迷信活动，但也绝不干那些犯忌讳的事，所以，她才把这口

气忍了下来，决定亲自到莲生嫂家里走了一趟。

但是“半边天”还没等走出门，就又溜了回来。她从长顺伯阴郁的脸上，看出了他有满腹的心事。

“你咋啦？刚才出去碰上什么不舒心的事了？”“半边天”的火气没了，挺体贴地问道。

“唉……”长顺伯耷拉着脑袋，闷了好半天才开了口：“刚才我在屯子里转悠了一会儿，家家户户都竖起了灯笼杆儿，门上也贴上了‘福’字，有的人家还烧香上供。前几天在公社开会，说这两年‘四旧’抬头，还说才批孔老二，要狠狠刹刹这股风。咱们屯子这年过得太热闹了，真愁人……”

“就这事？愁什么！”“半边天”嘴一撇，拉着长声说：“这还不简单？那灯笼杆儿，你一个院儿一个院儿地去给他拔了；那‘福’字，你一个门儿一个门儿地去给他撕了；那供桌和香炉儿，你一家挨一家去给他砸了！然后，让全村的大人、小孩都堵在咱这门口骂你八辈祖宗，你图个高兴，我也跟你讨个吉利！”

“半边天”把正话反说，其中的弦外之音长顺伯当然是听得出来的。但是，他的内心中矛盾极了，沉吟了半晌，才嗫嚅着说：“……不用你说，我也知道不能这么做。咱们屯今年一个劳动日才合四分钱，拼命干两天才挣一张印花儿。乡亲们也苦巴苦业地熬了一年了，过年这几天，咱再去扫人家的兴，心中愧得慌啊！可是刚刚开过会，如果咱硬是看着不管……”

“不管又怎么样？”“半边天”截住了长顺伯的话，“怕得罪上头那些人是不是？得罪就得罪，咱也不指望他们给咱拉金尿放银儿屁呢！我说过多少回了，上头管的事儿，你都别管；上头不管的事，你就多管管。那莲生嫂子，寡妇扯业的，易吗？过年了，你去看一眼，不比扯那些没用的强？”

长顺伯呆呆地站在那里，好象要把心中的郁闷和不快全部吐

出去似的，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他知道，老伴儿这些带着牢骚味儿的体己话，虽然不能说是全对，但肯定也不全错。这时候，他感到身上绵软无力，心里头什么滋味儿都有。从土改开始，他一直是靠山屯的支部书记。在这二十多年当中，靠山屯曾经有过风风火火，沸沸扬扬的岁月，他自己也曾经有过“急流勇进”、叱咤风云的生活。可是，这些年来，一切都变了，靠山屯成了一架行进在沼泽地上的破车，轱辘上的泥愈来愈多，陷得愈来愈深，无论他怎样用力气，也拽不动了。作为一个支部书记，他感到迷惘，甚至有些无所适从：照上头说的办，乡亲们不高兴；照乡亲们说的办，上头又不满意。此外，他还常常有一些负疚的心理，觉得自己愧对靠山屯的父老兄弟，也愧对莲生嫂和柳儿这样的孤儿寡母。乡亲们连顿饱饭都吃不上，他就觉得这支部书记当得没味儿！

“我说，莲生嫂那儿你去还是不去？你要不去，我就去？”

“半边天”咄咄逼人地站在那儿，等着长顺伯回话，但是他却啥也没说，闷着头朝门外走去了。这意味着“半边天”又一次胜利地征服了他。长顺伯这个性，靠山屯的人都知道，“半边天”更是了如指掌。在这样的场合，只要他不吭声了，就是在内心里折服了。

于是，长顺伯又一次走出了自己的小院儿。他按照老伴儿的吩咐，先到莲生嫂的家里坐了一会儿，然后就走到村街上，偷偷地观赏起各家的灯笼来了。这时候，天越来越暗，也越来越低了。在黑黢黢的夜幕的衬托下，那些五颜六色的灯笼闪闪熠熠的，好象无边无际的苍穹中忽明忽灭的小星星。北风飕飕地刮着，雪花开始零零星星地飘下来，落在脖子里，打在脸颊上，凉丝丝的，使长顺伯感到了惬意。他把双手背在身后，在村街上缓步而行，嘴里头自言自语地嘟哝着：“行呀，乡亲们咋高兴就咋干吧，反正就这么几天，高兴高兴……”